

人间烟火

西瓜甜甜

□徐全启

小时候,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贫穷的农村,远离黄土地,到城里去吃馒头,坐办公室上班。
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。从过去的千方百计从农村进城,到现在的十分向往回农村生活,三十年间,人们的思想变化巨大。

于是,回到乡下,把扔下多年的锄、镰、锨、镢都置办齐了,门前有爹娘种过的菜园,今年风调雨顺,感觉菜园里种什么长什么。以前都是爹娘种菜,我们回来拿着吃。当时种菜是为了吃,现在种菜则是一种乐趣。

前些日子,邻居给了妻子一点西瓜种子,说是花皮西瓜。我们种下三四颗,没多久,它们就爬出一地瓜秧子,小黄花粉嘟嘟的特别好看。随后,一个个钢盔状的花皮西瓜长了出来。菜园里有爹娘在时打的井,随手一合闸,水便自动流出,井水凉丝丝的,甘甜!西瓜只要不缺水,就会迎风长。没多久,西瓜们就有瓢般大小,青色的球、黄色的棱子,青黄相间,生命力旺盛。渐渐地,它从毛茸茸长到滚圆滑溜,并给人一种“一指就出水”的感觉。

小时候,家家户户都不敢在菜园里种瓜,怕玩累的孩子嘴馋偷瓜。所以,要种就得生产队统一安排人员看管。不过怪了,越有人看管就越有人偷瓜。那时,孩子们千方百计计算着、张望着,瞅准看瓜人上厕所的工夫,一哄而上去“干坏事”。

现在的瓜则是肆意长也没人偷,“这瓜熟到家了,可以吃了!”妻子笑着说,“熟

园地肥长得大,你瞧,它得重十多斤呢!”

“不急,看着怪可爱的,再长长吧!”我不舍得摘这西瓜。生活富裕了,肚子里啥都不缺,也就不再嘴馋。

有菜园,有瓜,见人就有话聊。甭管见了哪个邻居,我们总是客套一番:“吃瓜啊,想吃就过来拿!”

虽然嘴上这么说,可某天早晨,妻子发现少了一个大瓜时,脸还是瞬间拉得老长。“真没意思,想吃瓜知会一声啊,用不着偷!”最后她还掰着指头算,会是谁呢?乡邻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谁好意思不打招呼就动手呢?看样子得装个监控,好吃的东西有人惦记着呢!

几天后的早晨,我们刚打开大门,发现门口站着的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。他中等身材,身着白衣短裤,“大叔,对不起!”他的声音有点羞涩,手里拿着一张红色百元钞票,继续说道:“前两天,我摘了你家的瓜。”他怕我听不明白又解释起来:“我是山西人,在你家前屋租房住,还在您村前的厂里打工。那天晚上我爹突然想吃瓜,出去买要花很长时间,有点来不及,所以我就摘了你家的瓜。当时你们熄灯了,我没及时和你们说。对不起!”

“原来是这样,怪不得我们发现少了一个大西瓜呢!你从外地来这儿打工不容易,想吃就来拿,好说!”我看着青年大方地说。

“谢谢,不用了。我爹已经走了,他临走时嘱咐我一定要给钱,并让我道个歉!”青年边说边往我手里塞钱。

“不用了,不用!”我摇晃着双手,“自

家地里长的,也不是花钱买的,用不着。你们住附近,咱也是邻居,不要见外昂!”

“我爹也不是嘴馋,估计是想家了。他年轻时种过瓜,也看过瓜,我就是他靠种瓜卖瓜赚钱抚养长大的。爹突然得了急病,真没办法。”青年说话时哽咽着。

“进来坐吧,别站着了!”不知何时,妻子站在了我的身后。

“不了,我穿重孝,还没出七日,按我们老家的规矩只能站在门口。谢谢你们了,这钱请一定收下!”青年满脸诚恳,“哦,对了,我爹说你们家的瓜早该摘了,从开花到熟,三四十天就可以摘了。西瓜熟过度容易烂,他临走前还嘱咐我告诉您呢!”

这是过去的故事,有爹的身影,听后我的鼻子发酸。

事后,我问妻子还装监控吗,妻子笑着对我说:“不用了,好吃的东西谁吃不是吃!来年咱再撒上把种子,这是爹娘种熟了的地,西瓜一定会长得好哩!”

吃西瓜,小时候是解馋,现在确实不稀罕,但看着绿油油的西瓜,想想就甜,心里特别舒坦。



朝花夕拾

种星星的人

□赵伟伟

我捏着粉笔转身时,总能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在走廊尽头蜷缩成小小的影子。新转学来的朵朵喜欢在课间攥着那张被蜡笔涂改的全家福,静静地一个人发呆,照片上原本湛蓝的天空已经被灰黑色覆盖,照片边角还留着被水泡皱的波浪纹。

“老师,朵朵又把橡皮切成碎块了。”班长的第13次报告让我搁下教案。透过办公室的玻璃,我看见朵朵正把橡皮碎屑撒向空中,苍白的脸上浮着病态的红晕。上周的心理健康评估报告里,朵朵的评分排名垫底。

我端着水杯假装接水,看见她正用圆规在手臂上划拉。听见脚步声后,她慌忙蜷缩,不小心把整盒彩笔打翻在地。“要帮老师捡彩虹吗?”我蹲下身时,朵朵颤抖得像片枯叶。指尖触到那支灰色蜡笔的瞬间,她触电般缩回手,喉咙里发出小兽般的呜咽。她的校服袖口滑落,露出密布着新旧伤痕的手臂,像一张被揉皱又被抚平多次的纸。

第二天晨读前,我在朵朵的课桌里放了一个玻璃罐。阳光穿过瓶身折射出七彩虹光,照亮夹在盖子下的纸条:“听说收集100颗星星可以召唤守护天使”。午休时,空玻璃罐出现在我的办公桌上,压着张字迹歪扭的纸条:“我不配”。

转折发生在一周后。朵朵将整瓶红墨水泼在前排男生的身上,因为对方笑她是“没妈的野孩子”。我在储物间找到她时,她正用美工刀割裂那张全家福。

“妈妈不要我了!他们都说是坏孩子!”朵朵嘶吼着把照片碎片塞进嘴里,嘴角渗出血丝。

我上前掰开那两只往嘴里塞碎片的手,紧紧地抱着她,我感受到她的身体在颤抖。脑海中突然想起一句话:“教育不是修剪枝丫,而是帮每颗种子找到破土的角度。”我温柔地握着朵朵沾满墨水的手,把一只栩栩如生的纸青蛙放在她的掌心,并拿着她的手指轻轻一按。瞬间,青蛙轻盈地跳出很远。“朵朵,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,就像这只纸青蛙的折痕一样,能让我们成长得更更有力量,跳得更高更远。”

那天,我们蜷坐在储物柜的阴影里折了十三只青蛙。当第十四只折成时,朵朵突然开口:“妈妈走的那天,天空就是这种灰。”她指着照片上被反复涂抹的云层,“她说等我集齐100个优点就回来。”“那我们就折100颗星星。”我把玻璃罐重新塞进她的怀中,“不过每颗星星都要用彩纸包色装纸。”她盯着罐子看了很久,突然扯下灰色蜡笔头扔出窗外。

改变是悄然发生的。数学课上第一次出现朵朵举手的身影,她的周记本里也开始有了彩色贴纸。真正让我眼眶发热的,是某日值夜班时看见的风景——朵朵蹲在花坛边,就着路灯灯光教流浪猫叠星星。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,仿佛地上也流淌着星河。

不久后的一天早上,朵朵突然来到

办公室,玻璃罐在朝阳里熠熠生辉。“97、98、99……”她颤抖着数完最后几颗,把罐子紧紧搂在胸口:“还差一颗了!”

“今天你扶起了一名摔倒的一年级同学。”我把金色星星纸推过去,“这就是第100颗。”她折纸的手突然顿住,泪水在彩纸上晕开涟漪:“其实,妈妈三个月前就病逝了。”

晨会铃声响彻校园时,朵朵正对着镜子练习微笑。我替她别好歪掉的蝴蝶结,发现她悄悄用金粉在领口画了颗小星星。当我宣布“今天由朵朵同学领读”时,教室顿时鸦雀无声,一个个期待的眼神投向朵朵所在的方向。

朵朵走向讲台脚步开始发颤,却在看见我比出的青蛙手势时挺直了脊背。“《彩色的梦》,作者高洪波。”清亮的声音惊飞窗外的麻雀,阳光穿透云层,把她睫毛上的泪珠照成了水晶。读到“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”时,第一排的小胖子突然举起手:“朵朵,能教我们折星星吗?”

此刻的玻璃罐正在讲台上流转,100颗星星在孩子们的手中折射出璀璨光斑。

放学时,朵朵把重新拼贴的全家福放进玻璃罐。照片上的天空被她用金粉笔补上了太阳,边缘粘着100颗迷你星星。我知道,曾经那个蜷缩在阴影里的小精灵终于展开翅膀,而那些深深浅浅的折痕,都化作了照亮夜空的星轨。

琅琊放歌

盛夏

□青柠

盛夏,地瓜秧爬满沟壑
玉米秆在风中数着自己的节
我背对夕阳
看影子不断生长
漫过整片等待的田垄
一只喜鹊从低处弹向树梢
翅膀切开蜜蜡般的暮色
布谷声里,车前草垂下褐色的籽
落日欲言又止
像一颗不肯坠落的果实
卡在群山的唇齿之间
我的脚步
被土地温柔地记住

两朵花的邂逅

□子燕

缘花而行逢了知己
初看,喜欢你的样子
茎上一朵洁白,深藏的爱
细品,倾听心语
她在想,该以怎样的姿态
和你相遇
那朵紫蓝色的矢车菊
初夏的风微拂
仿如,呢喃着浪漫的情话
大滨菊娇羞,我与你
矢车菊洋溢,你与我
海滩石缝,岸上,云间
充满了菊的呼吸

拿什么偿还对方

□李春宝

忘不了那淡淡的斜阳
用你温柔娇小的身量
为我撑起了半片阴凉
霞光漫过你迷人脸庞
入了心脑,扎了心肠

狂奔在那空旷的操场
拼尽了我全部的痴狂
却给不了你半点星光
不敢敲你消息对话框
拖起行李,独向远方

彷徨在那站口的广场
为有它年万丈的光芒
孤身名利场跌跌撞撞
赌上周末假期和晚上
磨了锋芒,染了风霜

沉迷在那未语的誓章
翻滑着通讯录的过往
再问今生还为何痴狂
依旧你那迷人的模样

打开多年未曾打开的对话框
想问问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
你说过得怎么样又能怎么样
我们还能拿什么偿还给对方
耗尽余光,难愈这伤

《逸文》由本报编辑部
与西海岸新区作协联合主办

